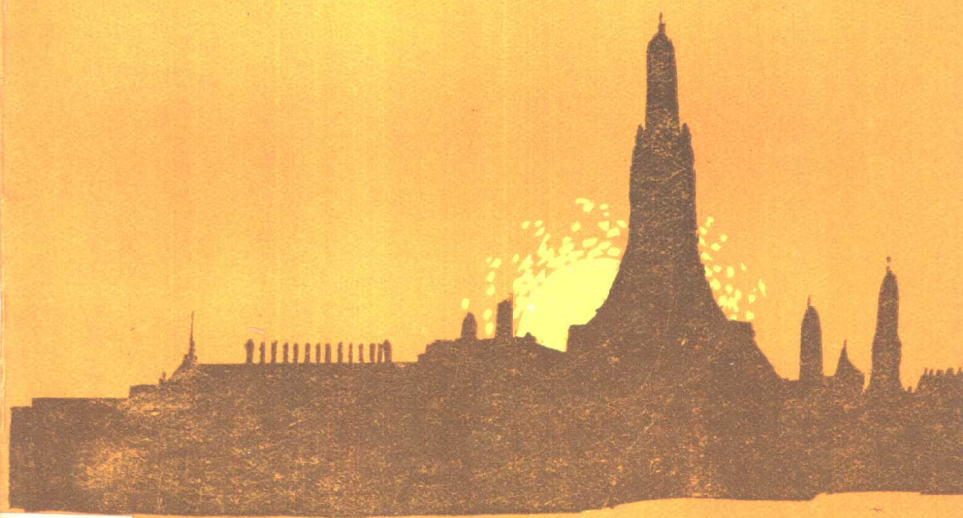


夕阳西下 上

〔泰〕吉莎娜·阿索信



数学与科学出版社

夕 阳 西 下

(上)

〔泰〕吉莎娜·阿索信 著
谦 谦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เรื่อง ตะวันตกดิน
โดย กฤษณา อโศกสิน
พิมพ์ครั้งที่สอง สิงหาคม ๒๕๑๖
จัดพิมพ์โดยสำนักพิมพ์ประพันธ์สาส์น

夕 阳 西 下
XIYANG XI XIA

(上)

〔泰〕 吉莎娜·阿索信 著

燕 民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)

国营五二三厂排版

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10.25 印张 233千字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数50,001—58,600册

ISBN7-5600-0170-X/I·6 定价: 2.10元

作者简介

泰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吉莎娜·阿索信，真名苏甘雅·春拉斯，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，肄业于曼谷法政大学。

吉莎娜·阿索信从十五岁起开始练习写作。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，笔名甘查拉。一九五四年开始写长篇小说。一九五八年改用笔名吉莎娜·阿索信，发表长篇小说《迷失方向的飞鸟》，由是知名。

吉莎娜·阿索信一九六八年发表长篇小说《八类之舟》，使她蜚声文坛，并成为第一个荣获东南亚条约组织最佳文学奖的泰国作家。一九七二年发表长篇小说《夕阳西下》，第二次荣获东南亚条约组织最佳文学奖。

吉莎娜·阿索信的作品多达数十部，《夕阳西下》被认为是她的代表作，已印行三版。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使她赢得了很高的声誉。

吉莎娜·阿索信的作品艺术性强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心理描写细腻，语言生动活泼，拥有广大读者。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吉莎娜·阿索信发表的长篇小说，在创作艺术上又有新的突破，深受读者欢迎。

译者

作 品 简 介

泰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吉莎娜·阿索信的长篇小说《夕阳西下》，以一个野心勃勃的公务员一心向上爬，开始一帆风顺，最后一败涂地的故事为主线，展示了上层社会一群病态人物的生活场景，鞭撻了这些人物的贪婪、腐朽、狡诈、阴险、无耻和虚伪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。

《夕阳西下》的主人公索拉万出身寒微，依靠母亲的辛勤劳作勉强读完大学。进入社会以后，他鄙弃贫困，追慕富贵，凭借自己的聪明能干，深得上司的青睐。他是董事长维斯宠信的秘书。他把个人的喜怒哀乐、好恶爱憎统统深藏于心底，在名利场中逢迎取悦、树功邀宠。维斯做寿后不久暴卒，遗孀薇图不甘寂寞，多方笼络索拉万，两人相互依赖攀援，终于秘密同居。

政界头面人物“乃”恃权渔色，垂涎薇图的风韵，用名缰利锁缚住索拉万，设计诱奸不知屡足的薇图。嗣后，随时召薇图侍夜荐枕，而且每次都要索拉万亲自送薇图进府，并在府里等候接薇图出府。索拉万在“乃”和薇图的双重挟持下，痛苦有增无已，得失利害在胸中激烈地冲突着。

薇图的外甥女坦娣佳丽都典雅，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她安分守己、刚直不阿，因此难遇知音。索拉万决计摆脱“乃”的束缚，斩断薇图的牵系，趁薇图去美国的机会，向他爱慕已久的坦娣佳求婚。薇图察觉索拉万的企图，悄然回国，阴伺索拉万行踪，于极度恼恨、绝望中自己揭开妍识内幕。索拉万的美丽

憧憬终于破灭，犹如沉沉西坠的夕阳笼罩周围，感到眼前一派迷茫。

小说除了索拉万、薇图和“乃”以外，还塑造一些病态人物群象。例如卖要求荣的查纳，出卖色相和拉人下水的莎维加，玩弄面首的老寡妇“坤”，以及充当男娼的埃亚拉等等。这些人精神空虚，行尸走肉，散发着熏人的腐臭。他们损害别人，最终也逃不脱被损害的可悲命运。

这部小说也描述了坦梯佳的高洁和亭恭的狷介，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人们的希望。

这部小说结构紧凑有致，情节曲折跌宕。作者没有采取铺张扬厉的手法，而是运用简洁明快的笔触，勾勒出面目迥异、形象逼真的人物群象，使读者一开始就被紧紧吸引住，必欲一气卒读而后快。作者匠心独运，笔法老到，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一气呵成，具有一环扣一环、环环紧扣的强烈艺术效果。

译者

主 要 人 物 表

名 姓	爱称	身 份
索拉万·巴讷那维	索	秘书
维斯·曼爽		董事长
薇图·曼爽	图	维斯之妻
坦娣佳·娣瓦帕	坦娣	薇图之甥女
嫫姬·娣瓦帕	姬	坦娣佳之母
亭恭·娣瓦帕	亭	坦娣佳之父
惕瓦恭·娣瓦帕	小瓦	坦娣佳之弟
莎维加·西瓦	莎	贵妇
查纳·西瓦	纳	莎维加之夫
‘乃’（“昭乃”）（书中无名姓）		政界魁首
埃亚拉·成优	埃	富商
‘坤’（书中无名姓）		富孀
温沙瓦（未出场）	温沙	‘坤’之子
庞拉普	拉普	坦娣佳之友
莫尼	莫	坦娣佳之友
帕塔拉	维欧	坦娣佳之友
翠云		索拉万之母
宋惕瓦·巴讷那维	瓦	索拉万之弟

“人如今得识时务，要能在顺境中奔波，也能在逆境中周旋。”这是本书中一个青年人的信条。正是这一信条，使他腾达起来，实现了某些夙愿，乃至爱拥姣妻的上司对他备极宠信。

此人名叫索拉万·巴汕那维。

索拉万！他站在那儿，站在那孔雀尾树影的空当处。树上突出的花朵，红里带黄，时而显得明丽，时而显得浓艳。这好似一幅布景，在日近黄昏的时候，把那颇长、白净得象西洋人似的美男子，映衬得更加帅美。

他手上夹着香烟，不时地送到唇间，口里喷出来的烟雾，一团团、一圈圈，丝丝缕缕地飘散开去。几个电工由他照看着，在往正面院墙上，和侧面的金龟树长成的厚篱笆墙上，悬挂灯彩。

明天是他的顶头上司乃^①维斯·曼爽的寿诞。

他作为乃维斯的秘书，不用上司发话，就得忙碌起来。公务和私事不可截然分开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这种链环般的紧密联系，对国家一切事务都有着巨大的影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一点。

“先生，明天要是下雨怎么办？恐怕全完了。”电工转过身来问他。

^① 泰国男子名前加“乃”字。

索拉万把烟头扔到地下，用脚尖踩灭。但是，这个由于“主子”的恩宠正交红运的青年人，一想到主人特别珍爱这块平整如茵的草地，便又弯腰拾起那已经踩扁的烟头，走到墙根前，抛到院外去了。

“已经借了两顶帐篷，明早就支起来。要是真下起雨来，有些人就可以躲进帐篷，还有接待室和楼里，也可以搁下一些人。”

接待室紧靠篱笆的一端，建在一个大型水池上，池中长满了白莲和红莲。长方形的接待室，半边是落地玻璃窗大厅，挂着不透光的窗幔；另半边是对花木板大厅，一色的锯齿花纹，严丝合缝的，全是上等工匠的手艺。一座混凝土小桥把草坪与接待室连接起来。

几十把椅子叠摆在桥边，方桌、圆桌也都乱七八糟地摆在那里。乃维斯公馆的宽敞庭院，被一条混凝土甬道分成两部分。甬道这一边栽着花草，角落上一个日本式小花园，种着各种观赏花木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点缀得鲜艳得体。甬道另一边是接待室的正面，栽着大叶草，显得很别致。主人对这一部分不甚爱惜，每逢高会宴饮，都在这里设席摆座。

“老爷还没回来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往楼上看了一眼。

“只有坤^①薇图在家，可能一会儿就下来。”

“老爷的太太可真漂亮！”工匠手上干着活，嘴里说着话，象是那种爱说爱道、好管闲事的习性。

“天黑了，我去把灯打开。不知那边完了没有？”他转脸向接待室那边望去，两个电工正往树丛上拉彩灯，接待室前已

① 在别人名字前加“坤”，表示尊敬。

装上了聚光灯。

索拉万走到楼前，打开那里的开关，灯光洒满了庭院。

“就好了，先生。”

他点点头。这时，一部漆黑锃亮的大轿车，沿着混凝土甬道开进来。

“老爷回来了！”电工说。

索拉万这才拔步从草坪边上向楼前走去，刚好一个男子打开后车门走下来。

“都好了吗，索？”乃维斯的语气和眼神表明他对这个年轻人非常宠爱。

“就要好了。”索拉万回答。

“一会儿就一起吃饭吧，”乃维斯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，“还有别的事要去办吗？”

“没有啦。”

“那好，一起进去吧。”乃维斯说着拉起他的胳膊，样子很亲密。

这时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走出来。从她傅粉的白脸和涂着一层浅淡亮膏的嘴唇，就可看出她刚刚浴罢。

她梳着短发，重重的长鬓配着白净的嫩脸儿，顶发虽已稀疏，但仍然和她那张俊脸一样俏丽。

“姬姐方才来电话，说到这儿来吃晚饭。亭哥不在家，下午去东北了。”

“好啊，又多几个说话的。坤姬一个人来，还是带孩子来？”

“可能一个人来，因为坦娣有人请客，小瓦约了朋友到家里来吃饭。”

“真好，当妈的就得给儿子让地方！”乃维斯微笑着，又

对妻子说：“你陪索说话吧，我去洗个澡。可是索，你也洗洗吗？”

“洗洗吧。”薇图劝让道。

“不必啦，一进这屋里来就不热了。”

“还是洗洗好，索。”他的上司接口说道。又转身对妻子说：“给他找条浴巾，坤图。”

“等会儿也行。”

“那你们先聊着吧。”

乃维斯上楼去了，让他二人单独坐在有空调器的凉爽的大厅里。

薇图斜倚着身子，因为和秘书早就很熟了。

“你不是已经认识我姐姐了吗？”

“见过一面。”

“我姐夫年初刚调回曼谷来的。有块地皮，就建起了新房子。”

“是亲姐姐吗？”

“亲姐姐，我们就姊妹俩。可是……”她顿了一下，略略显厚的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，“我那位姐夫说来可不怎么样。”

薇图的语气略带轻蔑，犀利的目光闪了一下。

“说来也怪，人的福分……有时真难相信。”

索拉万点燃一枝香烟，仰靠在椅背上。海绵做的靠椅，包着泰国棉布，又鼓又喧。他眼睛盯着坐在对面说话的薇图。薇图跷着二郎腿，样子很随便。身上穿着短袖绸衫、喇叭裤，紫色带白点儿，白嫩的臂膀就裸露在外面。她说到福分时，刚才那种温和的面容有点严肃起来。

“是啊，人们向来就很注重福分。”

“姐姐就是这样。噢，她叫妮妮。她呀，年轻时比我漂亮多啦，就是现在也比我漂亮啊。追求她的人才多呢，有的人明明知道她并不爱他，还要成年成年的追求。”

她的脸上又浮现出一种自得的微笑。

索拉万暗想：她心里必是藏着她姐姐的什么“隐秘”。

“可是她自己并没好到哪去……嗯，我是说她丈夫的职位应该比现在高。”

“他什么职务？”

“当个银行小分号的经理。”薇图把语气加重在“小”字上。“我这个姐夫嘛，简直可以说是迂腐！”

“人如今得识时务，要能在顺境中奔波，也能在逆境中周旋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不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的榜样吗？”她舌有莲花，象往常一样，来了个画龙点睛。

自强不息！这字眼多么中听，多么厚道，多么令人得意啊！然而，却使他动了一下身子，好象以此解脱这一时的难堪似的。

“坤维斯很爱你，我想也许超过了爱我。”她继续说着，刚才说起姐夫、姐姐时的强烈目光暗淡下来，变成了谐谑的眼神。

“哪里的话呢！不过是官长爱护手下人而已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他可能过不下去，要是没有你的话。”

索拉万笑了。

“没到那个地步。只是因为董事长是个细心人，信不过别人，碰巧遇上我这个下人，跟他一样心细，他信得过，就偏爱我点儿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就这样还落得一些人不满意你，是不是？”

“没什么了不得的，我不在乎！”他耸耸肩膀。“我要是总去搭理他们，就什么都别干了。”

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薇图若有所思似地足足看了他半晌，才问道：

“你什么时候能结婚呢？”

“跟谁呢？”他微笑着问。

“噢！就跟你爱的人呗！”

“我爱的人？”他很幽默地扬扬眉毛，“还没有，曾经沧海难为水啊！”

“奇怪呀，象你这样的，竟没爱上个人？简直不可相信。”

“也许曾经爱过，但……但对我的生活却没什么意义。”

“坤维斯说你大概想找个美人，非常非常美的美人。”

“大错特错！但我并不否认喜欢美人。”

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但那锐利的目光仍然盯着他。

“你好象一幅叫我不能理解的画像。”

索拉万微微一笑。

“我难理解？”

“很难。”

“我是个什么样子呢？难道线条紊乱得一塌糊涂吗？”

“尽管正中看着很鲜明，但你这里那里总带着神秘色彩。”

他笑了起来。

“这是我所听到的最奇怪的评论。不过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说的你承认吗？”

“然否各半吧。”

乃维斯头光脸净的从楼梯上走下来，薇图方起身说道：

“我上去给你准备东西去，你先等一会儿。”

两分钟后她走下来。

“请吧，舒舒服服洗个澡，洗完了好吃饭，省得身上发黏。”

索拉万这才站起身来，上了楼梯，向楼上的卫生间走去。

从不曾有过哪个下人受到乃维斯这样的信赖。在这个家里洗澡、吃饭，对于他来说已是平平常常的事情，在别人却是极不寻常的。

卫生间里砌着天蓝色的瓷砖，浴缸也是同样的颜色，上边挂着浅粉色塑料慢帐。洁白的大浴巾，搭在克罗米支架上。

他打开莲蓬头，水哗哗地冲在身上，驱散了一身的倦意，青春的活力又恢复了。生活的满足感在索拉万的脑海中一闪而过……他在不知疲倦地向乃维斯逢迎取悦、殷勤邀宠之余，可能浏览过几本佛教书籍，佛祖的中庸为善或其它佛训都曾劝戒他适可而止，不可一味攀援……但是很可惜，这些都发生在短暂的瞬间。而且，如同幻影一般消失了。

价格昂贵、气味芳香的浴皂，在他身上起着白色泡沫。总有一天……总有一天他会达到顶峰，站稳脚跟的。

索拉万对劳苦已经生厌。一个争强好胜、追名逐誉的人，什么事情都得会做——无论轻易的还是繁难的，所以总得吃辛苦的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算是幸运的，再加上他的天赋，不论在谁的手下，不论隶属于哪个部门，他的涵养有素和人情练达都博得了上司的赏识。

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吧，他的心已被自负感和无人看破的希求欲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。

他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回，那颗又热又疲倦的心觉得舒爽了。他擦干了身子，穿好原来那身衣服走下楼来。

乃维斯夫妻俩仍坐在那里，还有一个年齿稍长的女子也在座。

索拉万马上向那女子表示礼敬。

“姬姐，刚来的。”薇图介绍。

坤炳姬四十八岁，乃亭恭·悌瓦帕的妻子，正是刚才薇图说到的、好象瞧不起似的那个姐姐。

索拉万曾在这里见过她一面。但是，由于她那天来得匆忙，只坐了五分钟，还没人来得及介绍他们认识，她就离开了。

“这位是坤索拉万，姬姐，坤维斯的秘书。”

这个机关的秘书职衔，是根据董事长一人的意见委任的官衔。

从前，坤炳姬曾比薇图漂亮。但是，随着年华的流逝，炳姬的美已经衰减，她又不事打扮，讲时髦、讲姿色如今都比不上薇图了。她把一头长发梳拢到脑后，用一个玳瑁大发卡卡住。深褐色的发丝，使她脸色略显苍白，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当年她曾是毫不逊色的美人。

她回拜了索拉万，高兴地微笑着，并直率地夸奖他道：

“人漂亮，名字也特别好听。”

他难为情地微微一笑。

“坤索是坤维斯的爱弟，没人能顶得了他的。”薇图赞许地说。

乃维斯向索拉万看了一眼，逗趣道：

“要是个女的，我早就跟他结婚啦。”

“说明非常爱他。”坤炳姬接口道。

“索工作很好，坤姬，”乃维斯告诉妻姊，“很细心，信得过。报界来采访时，只要力所能及，他总是当先锋，先去抵

挡一阵。他也机灵，不惹那些记者生气。他知道记者的脾气，那些人也喜欢他。”

坤炳姬不甚理解，也不甚感兴趣，却慢慢地点着头，很有礼貌地注意听着。

索拉万觉得她大概也“迂腐”得和薇图刚才说到的亭恭先生相差无几。

二

晚饭后，四个人仍旧坐在那儿闲聊着，后来坤炳姬欠身说道：

“我该走了，这会儿坦娣大概回来了。”

连这次在内，索拉万已经两次听到“坦娣”这个名字了。

“叫她到我这儿来玩玩吧，姬姐。她和我们太生分啦。”

坤炳姬勉为其难地微笑一下，推托道：

“她也很累，工作忙，每天回家就躺下睡觉。”

“要是‘朋友’这个词的含义仅仅是朋友，那她也有两三个朋友呢。”

乃维斯说道：

“让她多挑一段时间吧。女孩子家长得漂亮，又有学问，多挑挑更好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”薇图反驳，“这种事全在……运气。”

“嗯……运气大概不怎么好，因为我们不富裕，没有根基。”坤炳姬说道。“现在这个年月，不论男的女的，只要沾上一个‘穷’字，多少好机会都会错过的。”

薇图不知姐姐是否有意讥刺谁，因为她的脸色很正常，看

不出为什么事不快的样子。

富有与贫穷！

索拉万也暗自着意地捉摸着，这可不是可以忽略的小事。

“是啊，这年月贫穷是值得深思的……生活费用在提高，压得我们喘气都困难。一旦入不敷出，就象跌进地狱一样，这辈子就完了。”索拉万说。

乃维斯对自己的发迹是深有体会的。从前他年轻时，也曾历尽艰难，可以说是呕心沥血、绞尽了脑汁。靠着孤身奋斗以及要象朋友们一样过安逸生活的欲望，他才爬上了联合企业部门的高位，既掌握了每月固定的薪金，又控制了特别收入。他说：

“说这些有什么用！我们得或不得，达到或达不到，全在自己的福分。”

“是啊，全在福分。”索拉万象往常一样，点头附和着。

欠身要起来告辞的坤娉姬，只好坐着听他们说下去。

“有的人显赫一时，然后就一败涂地。可有的人却显赫一世，一直到死。还有一种人，就象太阳似的，落下去升起来，升起来又落下去。”乃维斯解释说。

索拉万笑眯眯地道：“对于这三种人，现在有一句简明扼要的话，叫做荣而复损！”

薇图频频点头，说道：

“后面这个字听了有点儿叫人害怕，叫它别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好了。”

坤娉姬泰然自若地听三个人谈着。

她的丈夫不在那三种人之列，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没有想要显赫的思想。

既然不曾显赫，那么，象爆竹的火花殒灭时的破落，就没